

食住花生睇鬧劇



如是見
承言

美國總統大選是這兩天全球最為關注的焦點事件，就在此文見報之時，大選仍在進行。有讀者會說，投票不是已經結束了，為什麼說大選仍在進行呢？在這裏，我們不妨談談美國總統大選的選舉制度。

十一月三日是美國總統大選的投票日，很多人以為，投票日的結果便意味着大選塵埃落定，其實並非如此，美國總統大選真正結束應當是隔年的一月二十日，這一天，獲得超過二百七十張選舉人票的美國總統會宣誓就職，這才是完整的一場美國總統大選。其間，各州推選的選舉人將在十二月中旬赴首都或各自的首府，按照黨派屬性選舉總統，於一月初新一屆國會開幕時唱票，公布大選結果。

有人會問，那麼為何過去投票日就會決定總統誰屬，就如上一屆的特朗普和希拉里那樣。從技術層面來說，投票日的結果確實能夠大概率地作為選舉的最終結果，而通常在投票日後或領先的一方，均會彼此承認結果——即是有人會承認落敗，而另一方宣

布獲勝，彼此承認結果從而確定美國總統誰屬。然而，這樣的「政治默契」並非出自制度，也不是法律規定，而更多的是建立在道德層面，這就需要雙方候選人都有較高的政治素養，視選舉為君子之爭，而且投票的結果存在較大的差距。

如果單從選舉設計的情況就可以看出，被奉為民主「模範」的美國，其選舉制度存在極大的漏洞。主要反映在兩個方面，首先，美國的選舉制度並非一人一票的普選制度，而是選舉人團制度，因此像特朗普這樣，普選票落後，卻能夠當選的總統，其獲得的民意授權程度讓人懷疑；其次，美國選民能夠通過包括提前投票、郵寄投票等方式進行投票，更可怕的是，各州的投票時間不盡相同，給選舉舞弊帶來操作空間。

選舉是民主制度最大的特點，即便我們考慮到每一個國家和地區因為社會情況不同，從而有屬於自己一套的選舉制度，外界不應當簡單否認選舉制度來評價那個地區的民主程度。但是，從本屆美國總統大選的競選

過程以及投票日當日的情况，世人已經看到一個混亂、極端、撕裂的美國社會。美國選舉制度的漏洞之所以在過去沒有顯露出來，主要是因為沒有出現如特朗普這樣完全不遵守制度以及沒有道德下限的候選人。但這一屆的美國總統大選，無論結果如何，美國民主的虛偽已經被徹底地展示在世人面前。

昨日，特朗普已經宣稱自己取得大勝，並表示要求最高法院叫停投票，而拜登則表示自己在勝利的道路上，要等待每一張選票開出才能定勝負。

對於這場選舉，特朗普的態度一直以來就是「輸打贏要」，他在選舉前的幾個動作更是在赤裸裸地破壞美國的民主制度。他敢於叫囂最高法院要停止投票，因為他已經在大選之前，匆忙地用美國歷史上最快的速度將自己屬意的人任命為大法官，為選舉產生的司法爭奪做準備；郵寄選票出現大量的投遞丟失問題，而美國郵政局長是特朗普在今年六月新任命，且是他的「金主」；另外就是只按照各種假新聞抹黑對手，抹黑材料還

是出自香港媒體之手，真是令人嘆為觀止。

仔細留意就可以發現，特朗普在選前早就做好輿論的管理，製造他「不會輸，如果輸了一定是造假」的輿論環境，並且讓極端的支持者們做好戰鬥「準備」，讓本屆美國大選充滿各種不穩定的因素。而另一邊廂，民主黨將吸取上一屆的經驗，不會輕易地承認失敗，雙方在投票日之後將開展新一輪的爭鬥，讓美國大選沒有那麼快就能完結。

無論怎麼美化美國的制度，這場選舉注定是一場民主的鬧劇。

對中國而言，無論美國總統是特朗普還是拜登，我們都不需要過多地在意選舉結果。我們要認清的是，即便特朗普落敗，但他背後還有龐大的支持者，特朗普在過去幾年製造的「反中」情緒不會因一場總統選舉的結果發生改變。反倒是特朗普的連任將讓美國繼續陷入混亂，而中國也能夠更加清楚自己所要面對的是什麼樣的美國。因此，中國不應當對美國抱有任何幻想，我們應當堅定地走好自己的路。

聽覺陪伴

因為懶惰，我向來不愛煮飯；但最近，下班後準備晚餐的一小時，竟成了我每天最期盼的時段。不是突然勤快了，而是因為出現了一個好伴：播客。

播客是數碼媒體Podcast的翻譯，聽來和早年流行的博客(Blog)很像。其實這個翻譯並非偶然，和博客類似，播客在特定網站或App註冊之後，就會擁有自己的頻道，可以在自己的頻道暢所欲言，只不過，博客是文字形式，播客則是音頻形式。

在國外及香港，Podcast存在的時間已經不短，但機緣巧合，內地今年才開始大流行。於是乎，不管新聞媒體，還是自媒體人，又或者是熱衷分享的路人，都紛紛開始經營自己的播客。一夜之間，百花齊放。甚至出現了本地版Podcast——小宇宙App。

原本只是好奇上去逛逛，沒想到「一入播門深似海」，各種節目和主播選得我眼花繚亂，一口氣訂閱和追蹤了不少頻道。從那天起，收聽播客就成了我生活中不可少的儀式。

我最愛的一檔節目叫做「新氣集」，是由一個創業十年的媒體人創辦的，他把自帶話題的朋友請到節目中



人生在線
千尋

進行各式各樣的漫談和聊天。在這個節目裏，我認識了辭去投行高管職位環遊世界的女作家；聽到了把一件內衣做成全國前衛品牌的創業故事；了解了現在高中生面臨怎樣的壓力和困境……

生活和工作日復一日，有時候不免單調茫然。但準備晚餐的這一個小時，只要播客中的配樂響起，就能把我帶到另外一個世界，讓我有機會見識一些奇人，思考一些平時忽略的問題，與頻道中的聲音產生能量交換。

當然有的時候，聽着聽着我也會走神。但這無傷大雅，這個時候的播客就像是一首背景音樂，它存在的最大意義，就是單純的聽覺陪伴。

這種感覺，讓我想起了十多年前，那時候還是個高中生的我，也熱衷於用收音機聽廣播。那檔節目的名字和具體內容，我早已經忘記；但那些在鄉下的夜晚，我聽着收音機、寫着日記，享受當下又暢想着未來的情境，卻近在眼前。

內地互聯網浪潮一浪接一浪，內容行業亦然。昨天流行知識付費，今天時興短視頻，明天播客令人趨之若鶩。風口一直在變化，但優質內容帶給人的啟發、陪伴，永遠有市場。



自由談
賴秀俞

銀幕上的英雄敘事

在中國電影主旋律商業類型的演進道路上，林超賢的貢獻可堪寫進當代史。從《湄公河行動》開始，林超賢將警匪片、動作片、戰爭片諸類型與主旋律深度融合，一改從前主旋律題材陳舊、老套的影像機制，使主旋律商業電影真正成為一種炙手可熱的類型片。

近十年來，「北上」的香港導演成為了融合主旋律與商業類型的創作主力。這主要是因為，經過成熟的電影工業和商業探索的香港導演，更能快速而有效地進入類型的創作語境。其中，在對主旋律電影「改頭換面」的進程中，陳可辛與林超賢分屬兩條路線，陳可辛的主旋律之路主打浪漫化的「情感牌」，林超賢則專攻動作戲。而這些林超賢式的動作大片，借鏡自荷里活動作片，融合視覺奇觀和男性荷爾蒙，在視聽層面滿足觀眾的感官需求。林超賢的《行動三部曲》《湄公河行動》、《紅海行動》以及《緊急救援》，上天入地，可謂「大國敘事」的有力註腳。在一系列充滿暴力美學的風格化演繹中，警察、軍人、救援者成為中國英雄的化身，並為國家形象代言。它們使主旋律題材重煥活力，讓主旋律商業電影一躍而上，蛻變為市場和業界的「寵兒」。

林超賢的主旋律道路以《湄公河行動》為起點。此前，作為一個以警匪片見長的導演，林超賢的《證人》、《錢人》、《逆戰》等作品體現出他對港產警匪片領域的深耕細作。之後，兩部體育動作片《激戰》和《破風》構成林超賢電影的另一側面。在這個時期，林超賢已經不僅僅是坊間笑稱的「影帝製造機」，更是「硬漢」生產車間。《激戰》中的彭于晏和張家輝揭示了林超賢「北上」之路中極為重要的圖騰：陽剛男性的強健身體。這個身體並非僅僅是個人的，也是國族的，更是中國英雄時代話語的具象。《湄公河行動》中的孤膽英雄張涵予儼然是「硬漢」的代名詞，彭于晏與一系列陽剛的人物形象則取消了警匪題材的壓抑和頹廢，以陽剛的身體有效激活了主旋律敘事圖景。

《紅海行動》繼承了《湄公河行



▲《湄公河行動》劇照

資料圖片



▲《緊急救援》電影海報

資料圖片

動》的成功經驗，並進一步發展動作戲。在中國戰爭類型片裏，《紅海行動》是一個耀眼的「例外」，它的動作系可堪與荷里活戰爭片一爭高下。《紅海行動》的前身是二〇一二年《逆戰》。前者各種重型機械、爆破場面，以及槍林彈雨的出現，都能在後者中找到一一的對應。但《逆戰》將一部動作大片的靈魂收縮到一個親情故事中去，這是典型的荷里活故事模式，英雄的浴血奮戰始終是為了回家。《紅海行動》講述的同樣是一個「回家」的故事，但在格局上超脫了個人的「小我」，上升到集體的「大我」。戰鬥的英雄並非為了回自己的家，而是為了讓「人民」回歸祖國的懷抱。由「救己」到「救人」，其中的視點已經發生了從個人主義到國家主義的轉變，而後者正是中國英雄敘事的典型特性。

「北上」之後，林超賢在主旋律商業類型片領域取得的成就，離不開

背後的商業烙印——主旋律商業化之路上「博納」的註冊商標。主旋律題材如何好看？博納影業給出的答案是：採用商業類型的思維模式和工業機制對其進行形式上的全面「改寫」。去年劉偉強的《中國機長》、李仁港的《攀登者》等一系列主旋律題材都提示了這種創作模式已經成為一股日臻成熟的商業潮流。這些作品中為突出的主體，當屬投射了國族想像色彩的中國英雄形象。此一電影序列和《戰狼》所呈現的時代精神實屬一脈，它們同樣都打造了具有中國特色的超級英雄，並有意與荷里活大片的英雄生產模式進行對話。但是，相對於《戰狼》的個人浪漫英雄主義，林超賢乃至一系列「北上」香港導演的中國英雄敘事更強調集體主義的協作精神。例如《紅海行動》與《戰狼》都講述了一個撤僑故事，不同的是《戰狼》呈現的是中國軍人的代表——「戰狼」冷鋒的英雄主義，《紅海行動》突出了蛟龍隊伍的團結協作，凸顯出凝結了集體力量的「超人」精神。

以林超賢作品為代表的主旋律商業類型片的成功表明時代對中國英雄的呼喚。反觀近年來美國電影中的英雄敘事，有相當一部分電影如基斯杜化路蘭的《鄧寇克大行動》的內核都將英雄一一被祛魅，轉而呈現凡人在英雄面具之下的躊躇和憂傷。在這個意義上，流行於當代中國銀幕上的英雄敘事可謂當今中國的典型鏡像，它寓示着中國觀眾在全球語境中的文化認同與民族自信。

我們為何還在談論波提切利

香港藝術館與意大利烏菲茲美術館合辦展覽，展出文藝復興著名藝術家波提切利(Sandro Botticelli, 一四四五至一五〇一)及其同時代畫家的作品逾四十幅。今夏重遊烏菲茲的計劃因疫情蔓延而擱置，如今竟能足不出戶重溫文藝復興名作，實是幸事。

五百年前的文藝復興，至今仍是人們常談常新的話題。達文西的《蒙娜麗莎》、米高安哲羅的《大衛像》以及波提切利《維納斯的誕生》，不論見過多少次真跡或是複製品，總歸看不厭，甚至每次重遇，都有新發現。我有時自問：文藝復興一眾畫家的作品究竟有何魅力？是技巧特別高超，還是感情尤其豐沛？恐怕更牽動人心的是畫中無時無刻不顯露出的自由與包容吧。

《維納斯的誕生》固然是波提切利常談常新的名作，今次來港展出的《三博士來朝》令到這位佛羅倫斯畫家在歐洲迅速成名，我在此更願意談他的另一幅作品、同樣收藏於烏菲茲美術館的《春》。

不論是這幅畫作，抑或著名作曲家貝多芬的小提琴奏鳴曲，但凡以「



▲波提切利畫作《春》，現藏於烏菲茲美術館 作者供圖



黛西札記
李夢

春」命名的藝術品，通常充滿歡愉浪漫，聽過看過，宛若春風拂面，花草繽紛。波提切利此畫創作於壯年，那時藝術家正受到文藝復興時期重要藝術贊助方美第奇家族(the Medici Family)賞識，獲委約為其家族別墅作畫。《春》如其名，浪漫輕盈，眾多神祇

在一片豐茂樹林中聚會，雖性情各異，卻能彼此應和，一同構建和諧生動情境。

讓我們從左至右來談論這幅畫：最左側的男子是希臘神話中的信使赫爾墨斯。他送冬迎春，告知人類天氣與季節的消息。赫爾墨斯身邊，美惠三女神(分別象徵美麗、優雅與歡喜)手牽手圍成一圈起舞，其中兩位女神高舉的手臂與飛翔在半空、伺機放出愛之箭的小天使丘比特互為呼應。羅馬神話中的愛神與美神維納斯身處畫幅中央，小腹隆起，似在孕育新生命，與畫作題目「春」暗合，象徵萬物長養，生生不息。花神芙洛拉站在維納斯側前方，似乎未曾察覺自己身旁正在發生一場愛的抗爭：西風之神對森林女神克洛麗斯一見鍾情，想要霸佔她，而克洛麗斯顯然並不領情。

每次我見到《春》，都會想起拉斐爾傳世名作《雅典學院》。兩幅作品都是群像式構圖，將不同時空的角色並置而絲毫不顯違和。《雅典學院》中，不同性情的人們拋卻成見，聚而論道，是畫家對於人類智慧優雅的烏托邦式想像。而在波提切利的《春》中，又何嘗不承載着畫家對於安寧與美的企盼呢？在危機與矛盾不停的當下，我們正需要波提切利。

疫下尋樂



市井萬象

太古城中心以「LIVE YOUR TRUE SELF」為主題的迪士尼公主展覽現正舉行，灰姑娘、小魚仙艾莉奧、貝兒公主及長髮公主樂佩麗麗登場，四大互動體驗區有四位迪士尼公主特質的藝術裝置，引人駐足「打卡」。展期至十一月二十二日。

香港中通社

